春秋讞

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春秋左傳讞卷三

宋 葉夢得 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

諱國惡禮也

正月公如未歸自未即位當如定公以歸之月書

不得言不稱即位也如公已歸自不害其即位豈

可以嘗出而不稱乎按閔公以八月薨慶父九月出奔莒齊高子以冬來盟僖公歸立當在此時則僖公之歸蓋在歲前此亦失於繼故之義而每妄為之說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經書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救邢邢遷于夷儀六月

後見三師城邢者盖救邢之師已散而邢自遷故

三師復會而城之此經所以書救書遷書城歷數

其序而列之若但因其救遂遷而城則為一事當

舉其重如楚丘緣陵書城夷儀足矣何用更見遷

乎先見邢遷而後見城邢所以别其非專封此義

尤不可亂况經書師而傳以為諸侯尤可見其言

之無據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此拘於以未戰為例而不知內辭書敗之義故例為之辭未必實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莒挐猶言莒慶子男之卿再命自當以名見也傳不知此但見其不氏與獲宋華元獲陳夏齧之類異故仍邾庶其之例以為非卿而特書妄意以為嘉季子也既敗其師矣獲挐不獲何足較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非君子之言也此齊以覇討不私其親之義何從

人之云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經言城楚丘傳以為諸侯城楚丘盖不知此以魯城為文而妄以諸侯城緣陵例一視之故又謂不書所會為後盖左氏為文傳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為例以為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故於十五

年再盟扈十七年會扈皆云然吾嘗言其非矣三者經皆言諸侯而不序安以魯為會後猶可也今此本不書諸侯而擅增之尤可見其附會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既言晉假道于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而里克荀息以師往會則虞主兵自當先書虞安得復云

以賄書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去年書十月不雨則十一月十二月雨矣今書正月不雨則二月三月雨矣繼書四月不雨則五月以後雨盖可知矣然而復挈六月雨而志之者穀梁所謂喜雨者是也盖百穀皆待雨以生成唯建

巳之月為最急故常雩以龍見為節令連歲不雨者三而建巳之月雨是宜于穀所以喜也故經有歷時而言不雨者無志于民也文是也歷月而言不雨者有志于民也僖是也傳不知辨此但見六月書雨遂槩與文言之又疑其文少異故復以為旱不為災其意以建戌至建辰非禾之時故爾然則麥亦病矣且據傳例凡物不為災自不應書此何為而特書乎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小白攘荆楚而抗中國莫大于此舉茍以婦人之怨而勤七國之君夫誰肯聽之哉蔡人雖畏齊亦不遽潰矣此事之必不然者齊之侵蔡志在楚也

辨又見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

葬許穆公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
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諸侯卒于師言師卒于會言會許男雖與伐楚之
役然經書許男新臣卒不言師則非卒于師也自
會以疾歸其國中而卒爾傳妄意云遂以為卒于
師而為加等之例審以為薨于朝會加一等以侯
禮葬亦不得言以衮斂侯服鷩冕衮冕上公之服
也

五年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

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
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
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
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
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竒以
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

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按史記秦惠王時始改蜡為臘于是臘猶未名蓋
與後言秦官不更庶長之誤同吾嘗疑左氏戰國
人故但記當時之言而不悟其非此一驗也　晉
之滅虢非特有滅國之罪又滅同姓當與衛侯燬
同書而經不加貶獨言執虞公蓋深責虞公假道
伐虢以自亡其援下陽虞虢所恃以為固者也既
于下陽書滅見虢滅則虞亦滅也此虞之自滅非
晉滅之也故于是獨見執虞公以為國滅久矣所

遺者唯虞公而已不言以歸猶言國晉之國非虞之所得有也傳但不見書虞滅遂以為復脩其祀而歸其貢若然是亦擅奪人之地而易其主經安得無貶哉以為言易尤非是

六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
璧大夫衰絰士輿櫬
夏諸侯伐鄭秋楚人圍許以救之諸侯釋鄭而復
救許冬書公至自伐鄭則許以諸侯之救而楚圍解
矣僖公何為復從蔡侯反自屈於楚而降乎以為
諸侯不果於救而許卒困於楚則經當貶諸侯不
當以救許為文凡救皆善辭也則僖公見楚之事
妄矣

七年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惠王果以七年崩襄王懼叔帶之亂秘不發喪在前世或有之矣然不過數日之間豈有經年無君而子帶不知者乎以經考之諸侯為襄王謀已見於首止洮但尋前盟而已惠王實以八年冬崩王人來告喪而畏子帶作亂所謂告難於齊者近之

故諸侯復為葵丘之會以脩好而襄王以宰周公臨之無祕不發喪之事傳以洮盟謀王室故誤差一年何以知之洮盟在春傳言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則諸侯固已知惠王之崩矣何為更待十二月以丁未告乎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

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夫人當為成風非哀姜也禮無言致夫人者致之

為言猶致師致女本非夫人而致之以為夫人也

傳於隱三年君氏卒定十五年姒氏卒與此例凡

三發而詳畧不同聲子姒氏皆妾母則不甍于寢

不殯不赴不祔或有之矣哀姜嫡夫人也不幸見殺

于齊而不得甍於寢然經書夫人姜氏甍于夷又

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未有不稱夫人者何待八年

而後始致之乎且傳言聲子不稱夫人故不曰葬
而經書葬我小君哀姜此若未致為夫人安得書
葬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仲子之宮是也僖公
蓋欲加厚於成風列為夫人而登之於宗廟故禘
以致之爾禘以審諦昭穆自三年喪畢初禘之後
每五年而再禘僖公以三年喪畢其再禘在八年
雖禘之節然實用之以致成風故言用猶九月用
郊有為而為者此經所以書也傳知聲子姒氏之

說而不曉其為妾母之義故於此不悟其為成風
但見哀姜不薨于寢遂謂魯人嘗貶之而不殯不
赴不祔皆妾意之初未嘗求于經也按商制殯於
廟周制殯于宮葬則朝廟而後行故檀弓曰喪之
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
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與士
喪禮言朝而遂葬者同則殯於廟亦非周禮尤可
見其妄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王在喪稱小子則見於詩書與禮矣未有稱小童者也禮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二名不應相亂其見於春秋亦無以是為言者其說蓋無據也傳言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則傳以公侯與伯子男為兩例武氏子大夫之子也其在喪猶稱子令

言公侯曰子豈伯子男不稱子乎此蓋見經但書宋子衛子陳子而伯以下適無稱子者故從而為之例其實不知禮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按是時襄王初立以月計之惠王猶未葬不得有事于宗廟何賜胙之有且脤膰之禮以親兄弟之

國非齊所得賜或以小白而特賜之亦疑在終喪之後而誤記于此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小白之會莫盛於葵丘既以為謀王室則不當與伐山戎伐楚同為不務德而勤遠畧其言不類矣所謂君務靖亂無勤於行者意必指里克平鄭父之事且里克欲納文公而殺奚齊在晉獻公卒之後是時獻公尚在宰孔何由豫知其亂而戒之此傳但見後書諸侯盟而不及宰周公不知不敢盟王三公之意妄謂宰孔先歸因附會為之說爾

十有一年

夏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惠后欲廢襄王而立子帶齊侯帥諸侯爲首止之會以定世子秦晉皆不與焉自是尋盟復爲洮及葵丘之好亦皆主齊秦晉未嘗入會令子帶召戎伐京師何爲齊及諸侯反不救周而秦晉救之此事未必有疑秦晉史之辭而左氏不能辨況首止葵丘皆謀王室之大者尚未嘗一與獨何爲平戎

也

十有二年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齊小白本以定襄王謀王室為功令子帶召戎伐周而不救又從而納子帶反平戎於王與晉而和之是乃黨子帶而與戎為好者其行事豈不戾哉

十六年復言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召諸侯以戍周

告難不應在五年之後是時子帶尚在齊王亦不應復假齊以為援而十三年言齊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湫復命曰王怒未怠不十年弗召也而二十二年記富辰請名太叔而王復之於齊正十年豈仲孫湫之智果能豫定富辰之請若是其適契乎其言前後乖違附會一無可據以吾考之自子帶奔齊至王名之皆不足信特頹桃之欲為亂因惠后之意奉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

乃為近實秦晉平戎之事吾固疑其未必有且伐而言平者猶獻功也今言平戎乃和解之二義自不同兼襄王畏子帶久矣每告難於諸侯不暇不應今奔而復名之盖戎與狄事相近傳不能辨而誤載之不然齊小白以霸顯諸侯坐視王室之難而不救內黨於罪人外黨於戎人反秦穆公晉惠公之不若安用其為首止于洮葵丘之盟者而經于諸侯不一貶也

十有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則季姬固未嘗嫁鄫左氏安得遽言鄫季姬來寧而公怒之乎蓋徒見内女無與外諸侯相遇之理且能使之來朝故意之云爾凡内女既嫁必冠以其國與其夫之姓如紀伯

姬蕩伯姬之類此春秋常法也然必先見歸如伯姬歸于紀之類或以季姬嫁在鄫子爲世子之時故經不見然何以後方見季姬歸于鄫乎或又曰此鄫子來朝而請得之故再見夫鄫子不朝因季姬來寧怒而止之則但不歸其國而已未嘗絶也何用以書嫁之辭書之其反覆皆無據云

二十有一年

冬公伐邾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脩祀紓禍也

滅國未有不書于經者諸侯來奔亦未有不書于經者審如傳言經安得不見乎滅須句謂不若不書猶可也來奔則無不書之理案明年公伐邾取須句猶言公伐邾取訾婁則須句葢邾之邑也傳

不知此而以成風爲同姓故妄信所傳耳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陳世子吳復歸于陳蔡世子廬復歸于蔡楚滅其國而後能復之猶見書于經須句誠滅于邾而魯反其君此孔子所謂興滅國繼絶世而天下之民歸心焉者也而經反與伐國取邑之辭一施之猶不免于譏乎左氏盖既失之于前而因以成其説

者也

文公

元年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經言錫公命錫者常也賜者非常也言賜誤矣

晉侯伐衛

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

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

胥臣伐衛

經言晉侯伐衛則非先且居胥臣矣文公以前僖

三十二年十二月卒至令年四月則方練後四月

亦不得言既祥溫會在僖二十八年文公之為也

亦不得言朝王于溫三者皆誤

公孫敖如齊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

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

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周制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君即位而卿

出聘盖春秋之制不可為先王之禮

二年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

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

前以穀為司空則卿矣自當以名氏見猶虛村之
盟言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者何
士穀獨以為堪其事推傳意似謂卿不會公侯故
云爾然經序士穀在宋公陳侯鄭伯之下則固不
與之會杜預乃以司空非卿以出盟諸侯受成於
衛貴而書名氏蓋是不達傳意而妄言之豈有司
空而非卿者諸侯再命之大夫經未有進而稱氏
使實卿而當進則何以書乎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祖厲王盖周之末造此弗忌

之誤傳載之非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內王之下士外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士皆一命書人公羊穀梁所謂微者春秋常法也其名例固不可亂唯北杏之大夫始會惡曹之大夫始盟清邱

之大夫屈中國而從楚翟泉之大夫盟於天子之
側皆貶而稱人蓋其事昭然可考其他未有不見
於事而變文者蓋卿貶而書人可矣然與一命而
法當書人者何辨此春秋別嫌明微之道也而傳
每于諸國並以人見者皆為貶卿之辭必列其姓
氏而曲為之說以義考之悉無據且此伐秦之人
謂之崇德春秋伐國而非其罪者多矣未嘗皆貶
之秦穆公雖有悔過用孟明之小善何獨遽尊之

乎

公子遂如齊納幣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僖公以十二月薨杜預以為月誤當為十一月今以冬納幣固未知為十二月與否審為十二月猶在禫則納采在三年之内矣納幣常禮經未有書者所以貶其為喪娶公羊曰三年之内不圖婚者

是也反以為禮乎諸侯取元妃固自有時而以即

位為節尤見其妄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杜預以潰為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

蓋衆辭逃者不與於衆竊以其身免以是為辨初

不以上下也鄭伯逃盟陳侯逃歸曰逃鄭詹自齊逃來亦曰逃何獨在上乎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救未有言伐者經特書伐楚蓋見不直救為護故明年楚卒滅江若王叔桓公實同伐則何以不書於經

四年

夏逆婦姜于齊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此公自逆之辭也何以知之女在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婦人審以微者逆當言逆女于齊不得

遽稱婦婦雖有姑之辭然宣書夫人婦姜至自齊

皆於至言之不得稱於國中也其不與莊書公如

齊逆女同文者盖成禮於齊故即以婦名之所以

諱而不書至傳見没公與莊書法異因附會出姜

而為之辭妄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傳不以妾母為義而謂之禮其意若謂夫人覂含

賵與葬不見經而成特書以妾母為當含賵且會葬者以論禮尚安足與言經意乎經不言來正見榮叔不親至爾而傳言來其誤尤可見也

六年春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

舍軍易將蒐而後為之可謂重矣是時襄公方强
處父雖專豈得擅為之哉公羊所謂處父諫襄公
從之而廢射姑者是也故以為公漏言云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
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賈季狐射姑也前言陽處父能改蒐而易中軍亦
已强矣又黨於趙盾安得為無援乎如傳所言處

父但為賈季所殺此乃大夫兩下相殺自不得書於經蓋傳不知此例而妄言之也當如公羊云射姑刺之於朝經以襄公漏言故以國殺傳以處父為侵官蓋亦畧聞其為大夫有罪之辭而不達國殺之義故雖言之而終不了累上之義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

民

日月所會謂之朔閏斗指兩辰之間非朔也先王告朔不告月以閏者附月之餘日而天無是月故爾公羊穀梁之言是也經書不告月傳乃以不告朔為非禮是豈知經乎或曰閏不告月則何以頒是月之政蓋從其所附月而頒之閏與所附月本一月非二月也傳乃以為棄時政此豈廢一月之政而不告乎其言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言閏則是而非不告之義

七年春

三月甲戌取須句

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須句為邾邑吾固言之矣文公之子畨叛其父我取其邑而封之辭不應無所貶此理之必不然者盖傳誤以須句為國也使實有此絶太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其罪又大於取邑亦不應無異文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

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
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
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
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言衆則不得言非其罪言非其罪則不得言衆二
義不可相兼杜預别衆為不稱殺者之名非也例
非兩下相殺宜有稱名者哉此傳知非其罪之義
而不能信故又言衆以包之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

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

經書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據傳例皆陳曰戰未陳曰敗某師今潛師夜起則非皆陳矣安得不言

敗而反書戰乎趙盾將中軍亦不得不見名氏杜預謂敗廢嫡而外求君附會之辭也且前言先蔑如秦逆公子雍令經書先蔑奔秦而不言出明先蔑從公子雍在秦師以其不得入故復從之歸秦則先蔑何由復將下軍杜預又謂先蔑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弗悟傳言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則立靈公自在出師之前何先蔑前還之云其妄尤可見凡傳所列將佐

皆無足據此蓋與長岸同文耳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傳以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為諸侯趙盾為晉大夫是矣而以不書所會為公後至且經既言公會是公至之辭也今公後至而辭無所

貶諸侯非後至而反不得序其賞罰豈不倒置哉此正謂趙盾背公子雍之約而立靈公懼諸侯之討挾霸主以會諸侯不以靈公主會而已臨之諸侯知趙盾以大夫執國命靡然聽之不敢違故貶而略之爾趙盾以大夫目之盖猶以公子糾之故而云及齊大夫盟于蔇而不名者同此經所以書于戰于令狐與先蔑奔之後也

八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扈盟非後至則書討者誤也遂本以二事出故以壬午盟趙盾于衡雍乙酉盟雒戎于暴相去四日非一事再見自不應去族何珍之云使戎果欲伐魯而遂專盟之經與其遂事則當於衡雍之後書

遂會雒戎盟于暴亦不得以再見名氏為美若經不與之去族不書則與一事再見而卒名者何以辨經不言遂而傳言遂其妄可知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

書以官皆貴之也

諸侯殺大夫相赴告必以其罪若衛殺孔達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此諸國告殺大夫之辭也未有言其美者其有罪無罪則經以義正之傳論經每言從赴告司馬審以握節為美必非赴告所言經何從知之耶司城效節而出豈大夫出奔者皆竊其節以逃而獨意諸能效之乎以周官考之惟守邦國都鄙及

出使有節六卿之居官者未聞其有節也則司馬司城何節之云此蓋傳不知宋有六卿自當書官而妄為之說其言公以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者經之予奪豈不在其人而徒從公所行為正乎

九年春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楚人以三月伐鄭經繼書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下言秋狄侵齊則諸國之救皆在一月之内計鄭以伐告五國會師而往未可謂之後設楚方來伐聞五國來救而退亦豈可以不及楚師罪之此皆誤以人為貶卿者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諸侯書葬不書賵禭常事且不足言也夫人則雖
葬亦不書矣前惠公仲子及成風見賵含雖天王
亦書以其為妾母也故令秦人歸禭雖事在九年
之秋亦不書且以著其弗夫人以見正爾傳誤分僖
公成風為兩人故皆以不當事言之而以不忘舊
好為禮僖公與秦穆公本未嘗通翟泉之盟大夫
之會爾且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傳固以為非
禮今不當事乃以為禮乎

十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蘇子王臣也頃王新立若欲修好於諸侯何獨與魯盟乎其言及蓋內為志此乃公內交蘇子而竊與之盟爾故沒公以示貶凡與諸侯大夫微者盟則沒公以殺恥私與王大夫盟則沒公以示貶

十有一年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

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經書狄侵齊敗狄于鹹不言其為長狄凡傳所記鄋瞞緣斯僑如焚如榮如簡如事皆不可據且其言衛人獲簡如鄋瞞由是遂亡而國語載孔子對吳使者之辭曰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則孔子時長

狄之種尚存要之兩書皆妄當依經為狄而已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春秋正名郕太子實未嘗立安可因公以諸侯逆之遂書郕伯又况竊地而來乎且傳既以郕伯非諸侯而以諸侯逆之為非禮矣則竊地何以復言

尊諸侯不書此自相伐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城諸及鄆書時也

土功得其時不書此在冬十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之後雖為得時以其畏齊行父帥師併城二邑

所以書爾

十有四年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據此即單伯為王臣而商人為執天子之使矣戎伐凡伯以歸猶不言執變其文曰以歸豈齊中國執天子之使反無異文而與齊人執鄭詹同辭乎單伯蓋魯之孤公羊穀梁之言是也故後書單伯

至自齊不然王臣魯何以書至所謂殺其子焉用

其母請受而罪之此魯人請齊之辭非王人請齊

之辭也

十有五年春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

之也

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諸侯與其卿大夫邦交固

有常儀矣華耦其官皆從使卿之禮當然此乃常
事何足以為貴使非其禮而擅以其官從正當見
貶又何以貴之乎此亦傳不知宋卿自當書官爾
其復書氏蓋自以襄夫人之黨貶說已見穀梁
諸侯相聘使介有常不聞官皆從也以此為貴豈
春秋之意哉

夏曹伯來朝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

制也

諸侯世相朝吾固言其非矣此乃叔向所謂明王之制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者盖霸主之令以為古制非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

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凡諸侯盟會而不序皆以不足序見貶城緣陵與此兩盟于扈一會于扈是也各以其事考之可見

此言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其說是矣何用復書諸侯會而公不與與公與而後至兩例乎若然是一不會而為說者三則何以别且諸侯會而公不與見於經者多

何以獨此三會盟而諱為有齊難而不會非無故而棄諸侯之好亦何以遽為君惡凡此皆左氏不傳經雖偶聞之而不能必是以參用所傳而倖其或中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六年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據傳例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預謂稱君者書君之名稱臣者書弒者之名則凡稱國稱人不言臣名者皆君無道也故於此復以杵臼發之然據傳所書公子鮑禮於國人竭其粟而貸之乃以私恵結民而傾其君襄夫人欲通鮑

不可而佐之施國人奉鮑以因夫人已而夫人遂使公田卒殺之則昭公未見其無道其罪在鮑與夫人豈可不名鮑而稱宋人反以昭公受惡哉此蓋傳不知稱人為微者弒君之辭而妄為之說也

十有七年春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推傳意謂林父等不能討昭公之賊故以為失其

所經皆貶而書人然齊崔杼弑莊公經書公會晉侯而下十一國于夷儀傳言欲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自六正至于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經猶歴序諸侯而不貶則昭公既無道宋獨不可以衆弑爲辭以自免而經反貶林父等乎其輕重爲不倫矣若使四國以微者行則何以爲貶由此言之四國之稱人實微者也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

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非也說已見前其曰諸侯無功者是也

十有八年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經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前未有兩使並書者

惟此與定六年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兩見耳

遂畱為賀惠公立得臣為謝齊來會葬自當各書不應併而為一穀梁以為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數之者幾是矣然不見其事亦非相介也正以請宣公之事為重故以兩卿並行猶陽虎之以季孫斯仲孫何忌請於齊也

冬十月子卒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杜預以為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此蓋不知未

踰年不稱君之法乃疑先君既葬而不稱君稱君

豈在葬不葬乎推傳意似謂書卒不書弒為諱如

隱公書薨若是則幾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

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大歸謂出也哀姜夫死子弒不安於魯而歸父母

之家不得為出凡出皆有罪者也傳既不察此故

後復爲例曰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哀姜

誤之也魯無出夫人自不必立例

莒弒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

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如傳所言則僕爲以子弒父何爲不與齊公子商

人同書而反從君無道之例沒其名而以國弒乎

所謂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者蓋欲

遷就其說紀公審爲無道然舍子弑父之罪而正君之無道非春秋之法也凡傳記事因其說而誣以事者類如此然則紀公以國弑固無道者然非僕所弑也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